

新 蓝 调 作 家

梁 洁 / 著

Your golden hair & My black eyes

你的金发 我的黑眼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的金发 我的黑眼 / 梁洁著. —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 2001.12

ISBN 7-5012-1671-1

I. 你... II. 梁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2229 号

你的金发 我的黑眼

NiDeJinFa WoDeHeiYan

| | |
|------|-----|
| 责任编辑 | 任幼强 |
| 插图 | 梁洁 |
| 封面设计 | 梁洁 |
| 装帧设计 | 胡晓宇 |
| 版式设计 | 胡晓宇 |
| 责任出版 | 刘林琦 |

| | |
|------|---|
| 出版发行 | 世界知识出版社 |
| 地址邮编 |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(100010) |
| 网 址 | www.wapbook.com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排 版 | 北京英特华视广告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北京新华印刷厂 |
| 开本印张 |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6.5 印张 插图 8 页 128 千字 |
| 版次印次 |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16.80 元 |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你是谁



然而有谁能够未卜先知？又有谁，能够巧妙地编排自己的将来？冥冥中有着一个个陷阱，在限定的时间与地点你就一脚踏了进去，从此不必问为什么。



作者简介

梁洁，广西北海人。

9岁开始学画，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）服装设计专业。1995年曾作为中国的5名选手之一，时装作品代表中国参加“巴黎国际时装周”，作品获得入选。1996年毕业后在外企公司担任服装设计师。1999年远嫁芬兰，现定居芬兰奥鲁市。从1999年开始，梁洁为《世界博览》杂志撰写生活随笔，成为广受欢迎的专栏作家。

责任编辑：任幼强

插图：梁洁

封面设计：梁洁

装帧设计：胡晓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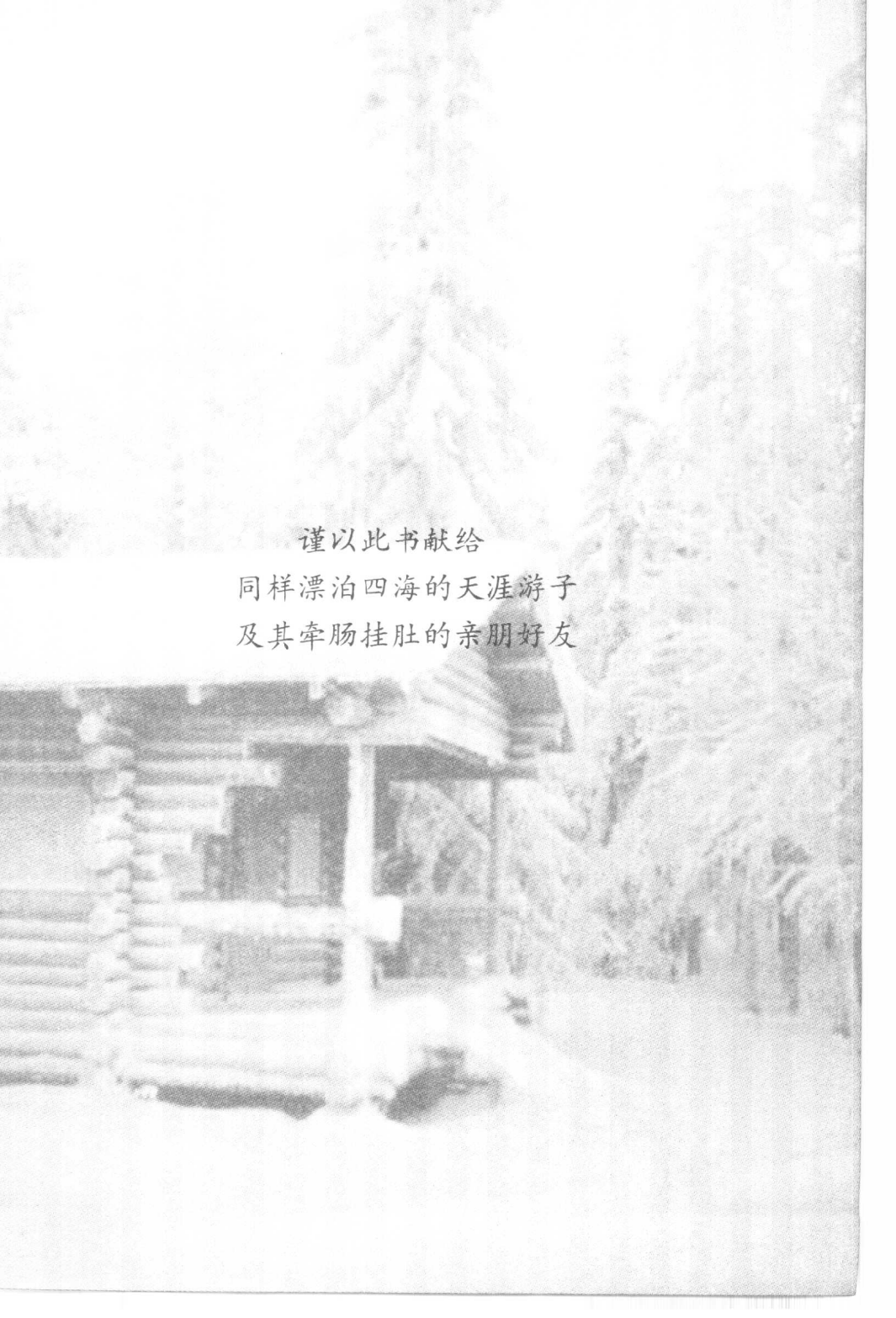
版式设计：胡晓宇

内容简介

本书讲述了作者远嫁芬兰的故事，记录了一段在异国他乡奋斗的历程，描绘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美丽纯洁的世界，更写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。

作者的生花妙笔将人们带入了芬兰那个遥远的童话世界，这里有田园牧歌般的美景，有淳朴善良的人民，有爱意融融的家和浓浓的亲情。通过一个个生活故事，写出了不同国家人民在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，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根本分歧所在，真切而独到地抒发了作者的人生感悟。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融入了芬兰家庭，因而她的叙述进入到了精神层面，真实而深刻。

语言柔婉清丽、文笔清新隽永。由于作者本身是画家，因而她对事物的观察细致入微，描述生动幽默，极具文学欣赏价值。每篇文章均由作者亲绘插图，使全书充满诗情画意。



谨以此书献给
同样漂泊四海的天涯游子
及其牵肠挂肚的亲朋好友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你是谁..... | 1 |
| 走进桑拿屋..... | 7 |
| 会游泳的鱼..... | 13 |
| 思乡病..... | 21 |
| 嫁给我好吗..... | 29 |
| 农夫之妻..... | 45 |
| 异乡求职..... | 57 |
| 人生路口独徘徊..... | 65 |
| 打猎记..... | 73 |
| 婆婆大人..... | 81 |
| 森林之家..... | 9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还我自由····· | 103 |
| 夜行人····· | 113 |
| 酒鬼之乡····· | 121 |
| 寻仙踪····· | 131 |
| 温柔地骂你····· | 141 |
| 尴尬新郎····· | 155 |
| 沉醉爱琴海····· | 163 |
|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····· | 173 |
| 圣诞雪飘飘····· | 185 |
| 才女梁洁 (编后记) ····· | 197 |

Your golden hair & My black eyes

1. 2. 3.

你是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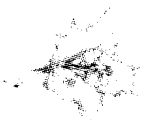
“请问这儿有人坐吗？”就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话，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
如果当时我说“有”，现在我的生活可能截然不同。然而有谁能够未卜先知？又有谁，能够巧妙地编排自己的将来？冥冥中有着一个个陷阱，在限定的时间与地点你就一脚踏了进去，从此不必问为什么。

当时我鬼使神差说了“没有”的原因，一是当时与失婚的女友喝得半醉，二是出于礼貌，因见对方是个金发碧眼的“鬼仔”。

当时我环顾四周，确实无处可坐了。

就这样，那个命里的“冤家”就顺理成章地在我对面落了座；接着，那橡皮糖眼神开始粘到我脸上，在烛光下泛着幽幽蓝烟。我被盯得好生不耐烦，心想这帮“鬼”，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好色！不给点儿颜色看看都不行！如果我有先见之明，何不干脆大吼一声“NO”？也好省去以后诸多麻烦！“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”我于是借着酒劲儿十足一通嚷嚷，还白了



他一眼。对方被吓得一愣，大概从没见过这般恶人，半晌才应声：“……看你，你真漂亮！我想……我们肯定认识的，我认得你！”我当然清楚自己离“漂亮”还差得远，但他的满脸通红、语无伦次还是引得我扬声大笑。卧虎藏龙的大都市，已经久没出现这种傻呵呵的家伙了。

日后回忆此情此景，他曾怅怅然道，“我依然记得你，而你却不记得我了。”更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一张糖果蜜饯嘴巴，我后来离开相随8年的男友，辞掉了在北京的工作，在他离开中国半年后，拎着我唯一的行李箱，踏上了他的国土——芬兰。

那时的心境，纷乱繁杂。过去8年的种种滋味挥之不去，抹煞不掉，像放电影一样放了一路。

永远记得飞机腾空的一幕。那一刻，看着半空中蒙太奇般逐渐缩小的北京版图，这个自己曾切肤切骨奋斗过的都市，我觉得自己像个逃兵，终于趁它未消失前收回视线，咬紧了冷冷的牙。

与其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

第一次到芬兰奥鲁市(OULU)，转飞机转晕了头，没有太多的感受。

夜幕里只有蓝紫的雪和深蓝的夜空，繁星闪烁，而我也愁绪满肠。兜里揣着换来的几百大洋，惴惴不安，不知等着自己的将是什么；恐惧就像视线里的树林，黑麻麻地涌将过来，就连面前这张开双臂拥抱我也人顿觉陌生。盼了很久又很怕见到他，毕竟他是个“鬼”，又隔了许久不见，心里怪怪的。

第一个星期很难过，我们彼此适应过来，熟悉的感觉又回

来了，而且他学会了叫“老婆”，只是 b、p 不分，成天煞有介事拖长尾音地“laobo”个没完没了，真烦，我可不想当什么“老伯”！

萨米并不是很传统的芬兰人，到了这儿我才发现。

芬兰人大多很腼腆很内向，就连中年人都是如此，这可能跟他们住在树林子里有关吧。萨米自己也承认：“我属于中等腼腆型，不是典型的芬兰佬。”“我看您是脸皮较厚的那种，否则就不会说什么‘这儿有没有人坐啦，你如此漂亮啦’乱七八糟的一堆！”我向来尖牙利嘴，得饶人处且不饶人。

“我再去中国就对中国女孩说：‘你好，漂亮！’对方没反应就说：‘听不懂？饿八乌(二百五)，再见！’”他学着北京土话，怪腔怪调，摇头晃脑的傻冒儿样引得我笑趴桌上。目前为止，他把所有熟练的国语串连起来，就得这两句。

萨米说很多芬兰人以前都住在森林小屋里，以打猎为生，他们不希望外人去打搅他们的宁静，吓走他们的猎物。他的父亲塞潘(SEPPO)，从不喜欢城市，每次进城看儿子，总是饭后一支烟最多喝完咖啡，接着就说：“走喽，回家！”

第二个周末，我们去拜见他的父母。

车驶离城市才顿感视野开阔起来。可以说长这么大从没见过如此纯净的雪，就连树枝树梢都是白的。雪原上点缀着零星星星的小屋，红的、黄的、棕的、咖啡色的，错落有致，屋顶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绒绒的雪，像是造物精心制作的奶油蛋糕，摆在那儿舍不得吃。

芬兰的雪是柔软的，不像北京的雪那样急急地打在脸上，生

疼。它们鹅毛一样轻柔地掠过眼帘，在阳光下泛着青莲、浅粉和浅紫；阳光似乎也夹带着雪尘，轻轻地拂面而来……萨米的父母是很传统的芬兰人。他们用传统的芬兰礼节接待我，不远不近，很自然。

他的母亲艾拉(EILA)非常贤惠，像传统的中国妇女，一个人忙上忙下，为我们制作了满满的一桌点心和丰盛的午餐；她用她的巧手把家装点得鲜花盛开，馨香扑面，还有那火焰旺旺的壁炉和温馨的烛光，让我忘了身在漫天飘雪的异乡！她向儿子学会用汉语普通话向我问好，捧出一本厚厚的介绍中国历史的书来和我谈论她所认识的中国，和我谈论太极……我还结识了萨米两岁的外甥奥斯戈利(OSKARI)，小家伙很害羞，嘴里边高喊着“你好”边惊慌失措地往门外逃，碰也不让碰。也许他是真的害怕，心想这黑发黑眼一张黄皮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以前从没见过？萨米说，在我到来之前，外祖母就跟他商量：“奥斯古(OSKU, 昵称)，你能讲英语吗？萨米的女朋友是中国人，她不会讲芬兰语，等见了面，你要同她讲英语，好不好？”奥斯戈利愣了一会儿，反问道：“那她有嘴吗？”我大笑。从此见了这绿眼小鬼就向他示意：我有嘴的！小家伙还是躲得我远远的，不敢靠近。

看来我在这儿等同于“黔之驴”。

萨米的父亲塞潘则在向我展示完萨米祖父母的结婚照后，拿出他的五支猎枪一一向我做介绍，做示范，还有那陈列于墙上的猎物的皮！我极喜欢那些枪，可惜太沉，我没法像塞潘那样很帅地一晃便顶到肩窝上，稳稳当当作瞄准状。可当听说他

们下个猎季要去打猎时，我使了蛮劲把枪扛了起来。看来塞潘还比较满意我的表现，估计下次打猎有我的份了！我把枪放下时差点没砸着自己的脚，真是一身汗！萨米在旁边瞪着他的蓝眼珠子直偷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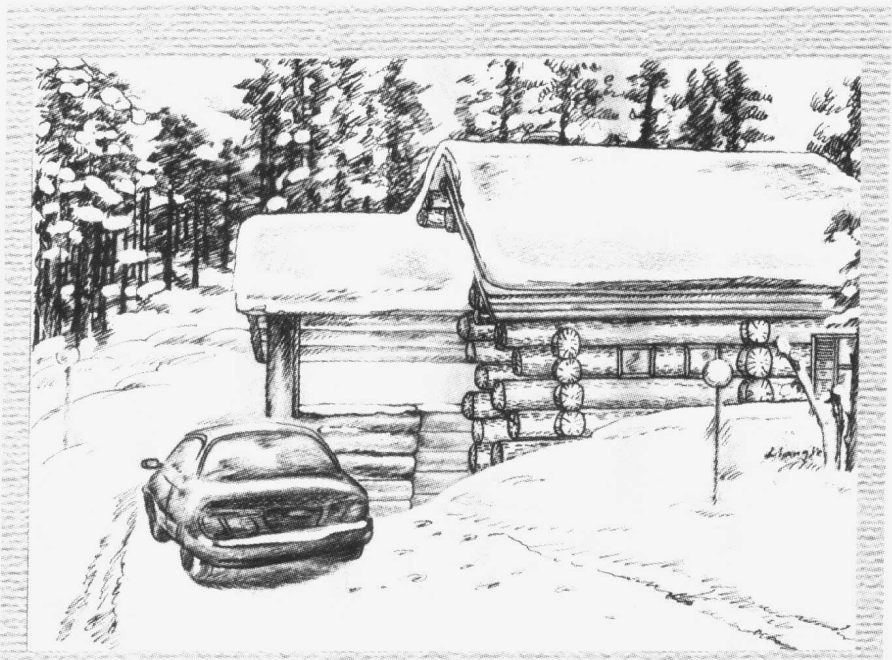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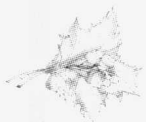
萨米告诉我，邻居老家伙阿尔尼(AARNE)大叔有几条好猎狗，每到猎季都管他借狗去打猎。“老家伙不肯，总说：‘要一起去，狗不外借！’我们老大不情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好奇。

“他一只眼是玻璃做的，万一他看走了眼，把我们当成猎物可就惨了，上次他就差点射中我们的好狗！”我笑成一团。

正笑着阿尔尼进来了，听说萨米带了中国姑娘回来，他也赶来看热闹。

“今天的电影真没劲！性太少啦！不是欺负咱老头子吧？我直打瞌睡！哼……”他是个大块头，边进门边晃着花白脑袋，带着浓重的鼻音。萨米冲我眨眨眼，把我带给奥斯戈利的一大卷果丹皮放到他手里，说：“请品尝北京特产！”阿尔尼边打开那个卷边闻：“咦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……看起来像匹布！嗯！”趁着他琢磨的功夫，萨米把我捉到一边向门外拉去，边逃边嘟囔：“过会儿他就要拉着你的手问长问短了，真受不了，自打认识他，他就这德行。”“小气包，你是怕他告诉我你小时女朋友一长串吧？！”我羞他。



像钻进了神话中的森林，两边高高的雪杉银装素裹，美丽沉静；远处巴里亚加的滑雪坡海市蜃楼一般猛然横亘眼前，在夕阳的余晖下金光闪耀，四周环绕的林木被笼罩在一片雾霭般的粉红粉紫粉蓝中，似远非远似近非近……

走进桑拿屋

巴里亚加(PALJAKKA)是个滑雪胜地,也是个度假村,像波浪一样起伏不迭的路况和山坡是这儿的特色。我们订了木屋去度假。

汽车顺着公路蜿蜒前行,路面积满落雪却畅通无阻,路两旁积雪足有2米多高,一路上行人无几,鸡犬不相闻,除了树和雪,还是树和雪。路旁树下有红色的信箱,转弯抹角地时隐时现。大概这儿的人家都过着陶渊明般潇洒出尘的生活吧,而信箱只是与外界的直接沟通!

车在一浪比一浪高的路上快速行驶,忽高忽低,我们的头发向后飞起,像两只疯狂老鼠。在我一声声尖叫中,目的地到了。像钻进了神话中的森林,两边高高的雪杉银装素裹,美丽沉静;远处巴里亚加的滑雪坡海市蜃楼一般猛然横亘眼前,在夕阳的余晖下金光闪耀,四周环绕的林木被笼罩在一片雾霭般的粉红粉紫粉蓝中,似远非远似近非近……

车子在一幢两层的浅灰木屋前停下来。萨米简单说了声“到了”,便搬着大箱小箱进去了。我东张西望,只有另一处略小的木





屋在我们的木屋后边，其余的均看不见，相隔有几十或百米以上，树丛遮掩了去路，只有雪，一尘不染。我大口地呼吸纯净的空气，离开车道一脚踏进雪地，膝盖马上没了进去。

进到屋内，设施一应俱全，连木柴都准备好了，乖乖的一溜儿码在壁炉边上；厨具亮晶晶地对新主人行注目礼，有栅栏的小饭厅旁是个宽敞舒适的卧室，卧室墙上开的大窗简直就是一幅巨大的雪景画，雪光映得卧室透亮；紧挨着卧室是间挺大的桑拿屋带浴室。我走进去，闻到原木散发出的香味。

“Liankki，快来！我要烤香肠了，你来开果酒！”萨米开始张罗吃喝。我步入客厅隔窗观望，客厅竟然是正对着那个宏伟的滑雪坡，透着树影的朦胧看去，更是叹为观止！我们燃起了壁炉，把传统的芬兰香肠用铁叉又好送进去烤，边听油滴在火上劈里啪啦的声音边品尝香醇的果酒。油滴声小了的时候，我们叫嚷着去抢烤好的香肠，萨米总是没我手快，看着他巴巴的可怜样，我只得把战利品伸过去，慷慨地让他咬上一大口。

之后我们又拎着冰镇啤酒跑进桑拿屋，去享受芬兰国粹。电桑拿让人皮肤感觉有点干燥，于是我们到外面裸奔一圈，在雪地上打几个滚再跑回去接着蒸，雪地里留下我们兽类般的足印。“明天赶熊的猎人会拿着枪追来：‘哈！昨晚有两头熊在这儿打架！’”

萨米嘻嘻哈哈地只管往我身上浇雪，我被冻得七荤八素，上下牙床直打架，连话都说不成句。据萨米说，这才算是完整的芬兰浴，还有甚者，喜欢在湖上凿个冰窟，桑拿时会来回几趟到冰水里裸泳，真是疯狂。

“这算什么，有一次——”萨米开始回忆童年往事，“我和表弟

在我父母家洗桑拿，那是12月份，晚七八点钟天已很黑了，我们想大概也不会有人来，洗一半跑出去在雪地里捉迷藏，还比谁跑得远、耐寒。我回到桑拿屋半天也不见表弟回来。好半天他才回来，样子狼狈不堪，脸都冻紫了，话也说不出。我问他：‘你跑出了几公里？’他只使劲点头，过半天缓过劲来才告诉我，原来他刚要进屋时正好有辆大卡车进院子，下去一个人进了我父母屋子，另一人留在车上，两只车灯又大又亮照得老远，院子里又只是一片光秃秃的大草坪，他只好逃回树林重新藏起来。那车却半天不走，风一过树上的积雪直落在表弟身上，他冻坏了，浑身发麻发痛，鼻涕都冻成冰碴儿挂在脸上，最后为了取暖，只好在腿上撒了泡滚烫的尿！”

我笑出了眼泪。

晚上萨米父母打电话来，他们住家离这儿很近。

“不，我们想独处。不用了，什么也不缺。回去的路上再顺道去你们那儿。”萨米一口回绝了父母的来访，一点儿不客气。“想必他们是喜欢上你啦，还要请你吃饭！我就猜到会这样！”他不无得意。

事先说好，第三天萨米的好友基莫(KIMMO)和阿努(ANU)夫妇会来与我们共度周末，并约好两家主妇轮流下厨。

说是夫妇，其实基莫和阿努尚未成婚，但阿努已身怀六甲了。这种情况在芬兰，太常见了。

年轻一代人都是爱着爱着就住到一起正经过日子，跟正常夫妻没什么区别。政府对结婚生子与未婚生子的公民一视同仁，照例发给这些未婚夫妇婴儿衣物和每月的抚养费。在芬兰，未婚同居绝对